
语言和谐与边疆稳定——云南省文山州都龙镇各民族语言关系的理论分析^{*1}

戴庆厦¹，李春风²

(1. 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，云南昆明 650500；

2. 北京华文学院文学院古修部，北京 102206)

【摘要】：本文以云南文山州马关都龙镇各民族的语言生活为例，论述语言和谐是边疆稳定的重要保证之一。分析该镇各民族的语言和谐状况，包括语言和谐的表现、制约因素、历史渊源、存在问题，以及与境外同一民族语言和谐的各种表现及作用。得出的结论是，边疆地区的语言和谐是语言和谐中的一种特殊模式，其特点及演变不同于非跨境语言；跨境民族语言相通是连接两地边民的重要纽带，有利于两地语言的保存和发展；在现代化进程中，特别是当前实施“一带一路”规划中，实现跨境民族的语言和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

【关键词】：语言关系；语言和谐；边疆稳定；都龙镇；跨境民族；云南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H0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：A **【文章编号】**：1672-433X(2017)04-0176-05

云南省文山马关镇地处中越边境，居住着壮、苗、瑶、傣等跨境民族。这些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，还使用汉语和别的少数民族语言。他们凭借与越南同一民族语言相通的便利条件，友好交流，互相帮助，建立了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。

语言关系是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。都龙镇的语言关系有两种模式：一是边境少数民族语言、国家通用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。二是国内与另一侧国家语言的关系。两者之间既有互补又有竞争，其语言生活的模式、走向，受这两种语言关系的制约。都龙镇境内外的语言和谐促进了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。本文通过对都龙镇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考察，论述语言和谐与边疆稳定的关系。

一、都龙镇少数民族的双语类型、双语和谐及其历史渊源

为了系统认识我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活，2014年7月，“民族语文活态保护与双语和谐乡村建设研究”课题组成员赴马关都龙镇做第一线田野调查。在都龙镇选取了8个代表点，对1593位村民(其中壮族682人，苗族647人，汉族84人，瑶族97人，傣族83人)^[1]的语言生活状况特别是双语情况进行了记录、分析。下面分别介绍都龙镇少数民族的双语类型、双语和谐及其历史渊源等情况。

¹收稿日期：2017-03-15

基金项目：国家语委十二五规划项目“民族语文活态保护与双语和谐乡村建设研究”。

作者简介：戴庆厦，男，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，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对比研究、社会语言学。

(一)都龙镇的双语类型。

都龙镇少数民族大多操双语。双语类型主要有两种：“母语—汉语”型和“母语—汉语—其他少数民族语”型。这两种双语类型各有不同的特点。

1. “母语—汉语”型。都龙镇少数民族的双语类型，属于全民“母语—汉语”型，大都既使用母语又能兼用汉语。在1509名的少数民族调查对象中，98%能熟练使用母语，96%能够熟练使用汉语。这类双语型，由于汉语内部存在不同方言的差异，以及普通话和方言的差异，还存在三种小的类型：“母语—汉语方言”型、“母语—汉语方言—汉语普通话”型和“母语—汉语普通话”型。三种中以“母语—汉语方言”型为多，是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当地汉语方言(属西南官话)。“母语—汉语方言—汉语普通话”型主要出现在年龄在6—40岁受过学校教育的人群中，这些人的普通话是在学校或外出打工习得的。40岁以上能够熟练使用普通话的相对比较少，会普通话的是平时看电视时学会的。“母语—汉语普通话”型占比例小，主要出现在长期跟随父母在外地生活的少数青少年中。

2. “母语—汉语—其他少数民族语言”型。都龙镇少数民族除了普遍兼用汉语外，有的还兼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。兼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，主要是通过与其他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接触中习得的。被兼用的少数民族语言，主要是壮语和苗语。如682名壮族中，有117人兼用苗语，为“壮—汉—苗”型。647名苗族中，有80名兼用壮语，为“苗—汉—壮”型。97名瑶族中，有2人只兼用壮语，为“瑶—汉—壮”型，有15人兼用苗语，为“瑶—汉—苗”型，有15人既兼用壮语又兼用苗语，为“瑶—汉—壮—苗”型。83名傣族中，有61人兼用壮语，为“傣—汉—壮”型。

(二)都龙镇双语和谐特点。

都龙镇的少数民族双语和谐，是都龙镇语言生活的一个基本特点，具体情况如下。

1. 母语与兼用语功能互补，分工有序。都龙镇各民族母语与兼用语的关系，是根据交际需要定位的。二者在功能上互补，分工有序。母语一般通行于族内如家庭、村寨等场合；兼用语汉语通行于族际交际，在政府机构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合使用；少数民族语言的兼用主要出现在与其他少数民族交际中。交际中语言选择原则是，与本族人讲母语，与外族人首选对方的民族语言，不会的话就讲汉语方言，因为汉语方言是大家都会的。

2. 各民族母语都受到社会的尊重，都会使用自己的母语为荣。在都龙镇，各民族都有一种尊重别的民族语言的理念，都认为对别的民族语言只能尊重，不能歧视，而且认为各民族语言都有它的作用，不能替代。不管是使用人口多的语言，还是使用人口少的语言都一样。笔者在都龙镇生活了一段时间，与各民族的人物有过接触，没听到过对别民族语言不尊重的言论。这种尊重别的民族语言的理念，已经深深扎根在各民族群众的思想里，成为该地区的一种道德规范。

3. 各民族根据需要自由地转换使用不同的语言。都龙镇各民族，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自由地转换使用不同的语言。他们根据对象和场合，时而使用这个语言，时而使用另一语言，转换自如，表达自然。笔者走访的几个杂居寨，都看到一片语言和谐的景象。如壮傣杂居的田坝心寨，寨里的傣族、汉族等村民基本都能兼用壮语，壮语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。田坝心寨在116位非壮族村民中，有109人的壮语水平为“熟练”，占总数的93.9%，非壮族在与壮族村民交流时大都使用壮语。同时，田坝心所有村民都能够使用汉语。又如壮苗杂居的懂腊鱼寨，壮族和苗族大多能够互相兼用对方的语言，自如地用对方语言交际。不同民族互相兼用语言，满足了各民族的语言交际需要。可以认为，没有强大的民族和谐与语言和谐作为基础，多语的自由使用是不可能的。

4. 少数民族普遍承认汉语的“通用语”地位。由于汉语使用人口的绝对优势，加上它负载着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，已成为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。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期，汉语通用语的地位正在不断凸显。都龙镇居住的壮、苗、傣、瑶、

汉、彝等 11 个民族，历史上早就接受了汉语文的教育，兼用汉语文有不断增强的趋势。他们普遍认为，掌握汉语是一种先进的表现，符合时代的潮流，对公对己都有利。不学汉语，就不能较好地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；就无法适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。兼用通用语，平衡了各民族的语言生活，也成为语言生活中语言和谐的保障。在考察少数民族的语言和谐中，分析居民对通用语的态度如何，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少数民族通过掌握兼用语，开拓了眼界，从而提高了文化教育水平，促进了少数民族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的发展。在笔者走访的所有调查点中，九年义务教育都已普及，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进入学校学习文化知识，村民的文化层次较 30 年前有了明显的提高，年轻一代中基本没有文盲，不少村寨有了大学生。人们的意识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，不再认为读书是没用的事。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学习，走出村寨，改变落后的面貌。

(三) 双语和谐有其历史渊源。

文山州马关县都龙镇的双语和谐是有历史渊源的。历史上，文山州各少数民族很早就接受了汉字、汉文化。以壮族为例，明代以后，伴随大批汉族的迁入，汉文字的传入，一些濮摩(祭司)采用借汉字或仿汉字的方式创造了土壮字(方块壮字)，并用土壮字来抄录民间神话传说。道教在宋代随汉族传到文山，为壮族民众所接受，是壮族信仰的宗教之一。道教道德真经、文昌大洞仙经等经文，多为民间手抄本，其中有不少是仿汉字的古壮字，而诵经的语言则是壮语、汉语杂用。

近代以来，汉文化在都龙镇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越来越深刻，深入到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少数民族的节日风俗、婚丧嫁娶等非物质文化都不同程度地与汉族趋同。都龙镇的少数民族在保留自己节日的同时，也会过一些汉族的节日。在婚丧嫁娶等礼俗上，少数民族也普遍接受汉族的传统礼仪。总之，都龙镇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持高度认同的态度，希望能向汉族学习更多的知识与技术，与汉族共同进步发展。这些因素为语言和谐提供了养分。

少数民族双语问题，不但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，影响语言发展走向，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。和谐的语言关系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，和谐的民族关系又反过来促进和谐的语言关系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共同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。都龙镇的少数民族兼用汉语及其他民族的语言，使得他们在任何场合的交流都不会遇到阻碍，而且不会出现语言冲突。语言的无障碍交流，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，民族关系自然会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，民族之间也会更加团结。

二、都龙镇少数民族语言与境外越南的语言和谐

都龙镇少数民族语言与境外越南的语言关系在主流上是和谐的。这种和谐状态的形成，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暂时的。其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。

(一) 两国跨境民族历史上的同宗同源奠定了语言和谐的基石。

分布在都龙镇边境上的苗族、壮族、瑶族等少数民族，在邻邦越南也有分布。这些民族与境外的同一民族在历史上“同宗同源”，或“同族同祖”，长期以来密不可分。“国别”的界限，并不影响民族心理的认同。笔者在壮族地区问到“你们觉得越南壮族和你们一样吗，越南壮语和你们的一样吗”的问题时，被调查者大都觉得越南壮族和他们一样，话也一样，是同一民族。同宗同源的历史来源，凝固为民族的记忆世代相传，不断弘扬，成为跨境民族的一种不可磨灭的、影响其观念的精神力量。

(二) 都龙镇山水相连的地理分布，决定跨境民族的密切关系。

都龙镇是马关县的一个边境重镇。边境线长达 31.4 千米。全镇有 4 个村委会 20 个村小组 974 户 3870 人与越南接壤。边境与越南的通道有 2 条，便道有 8 条，来往方便。目前正在修筑一条边境国防通道。

马关县民族宗教局局长李涛说：“跨境民族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和谐的。许多边民都在越南有亲戚，逢年过节两国边民互相往来是常有的事情。农忙时节，边境上的许多居民都会请越南人过来做工。逢边境集市，越南人也会过来赶集。”都龙镇边境苗寨韭菜坪小组组长王富云告诉笔者说：“我们和越南苗族山水相连，本来就是一个民族，相处起来没有任何拘束。”马关县苗族协会会长熊天武说：“每年过花山节，越南的苗族都会自发赶来参加。他们还会用苗语跟我们对山歌，彼此交流也很流利。”这样的观念，几乎存在于每个跨境少数民族村民的心目中。

又如南松乡种植大面积的香蕉和甘蔗，一到农忙时节，一些越南壮人就到这里打工，活干完后就回到自己的越南家里。来中国南松打工的越南壮人，与南松的壮人用壮语交流，相互都懂对方的壮语。

(三) 都龙镇跨境民族语言相通是连接两地边民的重要纽带。

语言的交流都含有该民族长期历史积累的文化内容和感情内容。跨境的同一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，时刻在交流本族的文化 and 感情，对两地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。

课题组连续走访了两个都龙镇赶街天(每周日为赶街天)，看到的是一派国内外语言和谐的景象。同一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交流，不同民族用当地的汉语方言交流。从越南过来的苗、壮等民族经营者都用自己民族语言与自己民族交流，有的还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方言。

调查组还走访了都龙国门街的一个中国与越南的自由贸易区。在周六赶街日子时遇到了不少前来赶街的身着各种民族服装的壮族、苗族人，有的来自中国，有的来自越南。越南壮族、苗族、拉基族多是来购买中国生产的日用品和食品，如衣服、鞋子、麻辣薯条等；中国人主要是去收购越南人采摘的草药。两国边民的交流，是根据对方的服装来选择使用壮语还是苗语。

边境两侧居民相处的和谐，带来了跨国婚姻的不断增多，这对边民的团结、发展是有利的。据了解，近几年跨境婚姻明显增多，跨境婚姻家庭语言和谐，家庭关系融洽。

边境的民族教育，往往含有跨国的因素。在都龙镇，笔者看到，越南的孩子有的来中国上学，接受中国的教育。马关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易全德告诉笔者：“今年有 40 多个越南的孩子跟着他们的母亲嫁过来，虽然没有落上户，但是同我们国家的孩子一样享受着九年义务教育。”“两国靠近边境地区的语言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可以互相通话，所以他们能听懂这边老师说的话。”

(四) 都龙镇跨境民族语言的存在有利于两地语言的保存和发展。

两地居民同用一种语言，语言使用域扩大了，色彩增加了。异国文化在语言上反映的不同特点，通过交流有助于两侧语言的丰富发展。

中越边境的文化交流为跨境民族语言的保留提供了人文环境。中越边境的壮、瑶等民族，文化习俗相同，有共同的节日、共同的信仰。文化交流也是跨境民族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。每年的花山节都会有越南的苗族来都龙镇踩花山，他们还会用苗语对山歌。越南的苗族口头文学传承很好，中青年人都会苗语歌曲，而都龙镇的中青年大多不会，就向越南苗族学习。

(五) 都龙镇跨境民族的语言关系受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。

语言关系的状态受两国关系的制约。两国的友好关系若能稳定和谐发展，语言关系包括语言交流、语言文字学习、语言相互影响等，也能得到健康发展，这对两国的边民都有好处。如果两国关系一旦出现动荡，或出现不和谐，边境线的两国民族关系、语言关系也会受到冲击，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、和谐互补也会受到不利的甚至挫折。反之，两国边民的语言和谐能够

促进经济、文化、生活的交往，有利于边民的和谐团结。都龙镇的跨境语言，主流是和谐的，两侧居民都过着和谐的语言生活，当然还存在如何利用语言相通的有利资源为两国共同发展服务。如果我国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，肯定会对另一侧国的跨境语言产生更多的良性影响。我国当前实施的“一带一路”的宏伟规划工程，必将极大地推动跨境国家在合作共赢中不断发展，同时有利于跨境民族的语言和谐。

三、跨境语言和谐的理论问题

跨境语言问题不同于非跨境语言问题。跨境语言由于其特性蕴含了许多理论问题，比如其语言生态与语言演变如何受国界因素的制约，两侧语言的走势如何演变、国家的跨境语言政策应如何制定等。跨境地区的语言和谐不同于非跨境地区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战略意义，是语言和谐研究中的一个特殊模式。但在过去，人们对跨境语言的理论问题研究很少，今后必须加强。现提出以下几点认识供大家参考。

(一)实现跨境民族的语言和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

语言是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的、最为敏感的方面。边疆民族的语言是否和谐，关系到边疆的稳定和发展。在当今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化的大环境下，特别是在实施中央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规划的进程中，如何解决好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、语言关系，保持语言和谐的社会环境，是一件不能忽视、必须做好的工作。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的“五通”之一是要语言互通，明确说明跨境语言的互通、和谐有着天然的互利共赢条件，在“一带一路”语言规划中具有重要作用。语言工作者必须研究跨境地区的语言状况，为国家语言规划、语言政策等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建议，以便更好地为“一带一路”的建设服务。

(二)把握跨境语言和谐的主流，推动语言和谐的健康发展。

边疆地区的语言和谐是境内外民族和谐的重要保证之一。都龙镇境内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和谐以及与境外语言的和谐，保证了都龙镇的社会稳定和安宁，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。

民族和谐决定了双语和谐，而双语和谐又促进民族和谐。现代化进程中，民族关系的好坏，决定双语关系发展的方向。都龙镇比比皆是语言和谐例子，给课题组成员深刻的教育。笔者认识的一位吴大姐，20年前是水洞厂苗寨里唯一的汉族媳妇，近年来，这个苗寨已有四五个汉族媳妇。她嫁入苗寨后，不久就学会了苗语，并且觉得苗语亲切。吴大姐曾有两天赶回寨子，说是村里一位苗族老人去世了，她要去帮忙，不能不去。她说，在她心里根本没有民族之分，各民族都是一样的，谁家有事都是全村帮忙。这样的例子笔者听到很多。正是这些内心平等包容的各民族人民，共同奏响着多民族和谐关系的乐章。

虽然都龙镇的语言关系主流是和谐的，但在实地调查中笔者也看到一些语言不和谐的现象。比如在双语关系上母语和兼用语的功能在有些方面存在不平衡。在媒体宣传手段如电视、广播、手机、网络等方面，少数民族语言没有被充分使用。笔者在都龙镇赶集中听到的有线广播只有汉语，没有少数民族语言，产品推销的宣传，许多人似懂非懂。如果能适当地使用民族语言广播，势必效果更好，也符合少数民族的心理要求。又如有的民族语言出现衰退，活力下降。如田坝心是壮傣为主的杂居村寨，全村374人中，壮族258人，傣族83人。壮族稳定使用母语，傣族母语的使用处于逐步衰退的状态，有接近一半的傣族人将壮语作为第一语言，傣族母语活力明显低于壮语。还有部分人存在忽视母语的倾向，母语的作用在双语教育中发挥不够。目前，无论在教学组织上，还是在教学方法上，都尚未能建立科学的双语教学体系。特别是对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学生，在语文教学上，未能实施针对母语特点的教学。另外，都龙镇壮族、苗族多，但壮族、苗族学生懂本民族文字的几乎没有。这些现象虽然只是支流，但不可忽视，必须解决。

语言和谐的主流和语言非和谐的支流，都是事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所以，研究跨境语言的和谐，除了研究和谐的主流外，还必须研究解决不和谐的支流问题，从理论上看到事物的两面性。

(三) 必须研究制定适合具体国情的跨境语言政策。

跨境语言与非跨境语言不同；不同国家的跨境语言也存在不同的特点。因而必须针对具体情况和条件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。比如对跨境语言活态级别的制定要切合该地区的具体标准，不能按非跨境语言的标准来衡量。在语言保护上，怎样解决跨境语言的文字使用，怎样规范跨境语言的新词术语，怎样扶持衰退语言的活力等等，都要有切合本地区的措施，不能“一刀切”。

国家在制定语文政策时，必须充分考虑到跨境语言的特殊性，制定切合国家边疆跨境民族语言特点的政策措施，以保障跨境语言的演变和发展，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。

(四) “两全其美”是我国跨境民族语言生活的最佳模式。

所谓“两全其美”，是指少数民族既使用、发展自己的母语，又学习、使用国家通用语，母语和通用语分工互补、和谐发展^[2]。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，都龙镇各少数民族母语受到尊重，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。保存和使用母语，能与国外同一民族保持语言相通，有利于双方居民的发展。

越南也是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。1946年以来颁布的宪法都规定“少数民族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”和“在法庭上使用母语的权利”。1991年和1998年的《小学教育普及法》明确规定“各少数民族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越语一起进行小学教育”^[3]。越南对少数民族实行母语使用自由的政策，以及提倡使用通用语越语的政策，其基本观点与我国的民族语文政策是一致的。“两全其美”的思路也适合越南的国情。这个共同点能够成为构建中越跨境民族的语言和谐的有利条件，相信“两全其美”能成为跨境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最佳模式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罗骥，余金枝. 民族语文活态保护与双语和谐乡村建设研究——云南马关县都龙镇个案调查研究 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5: 243.

[2] 戴庆厦. 两全其美和谐发展——解决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最佳模式 [J].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, 2011(5).

[3] 唐庆华. 越南历代语言政策的嬗变 [J]. 东南亚纵横, 2009(12).